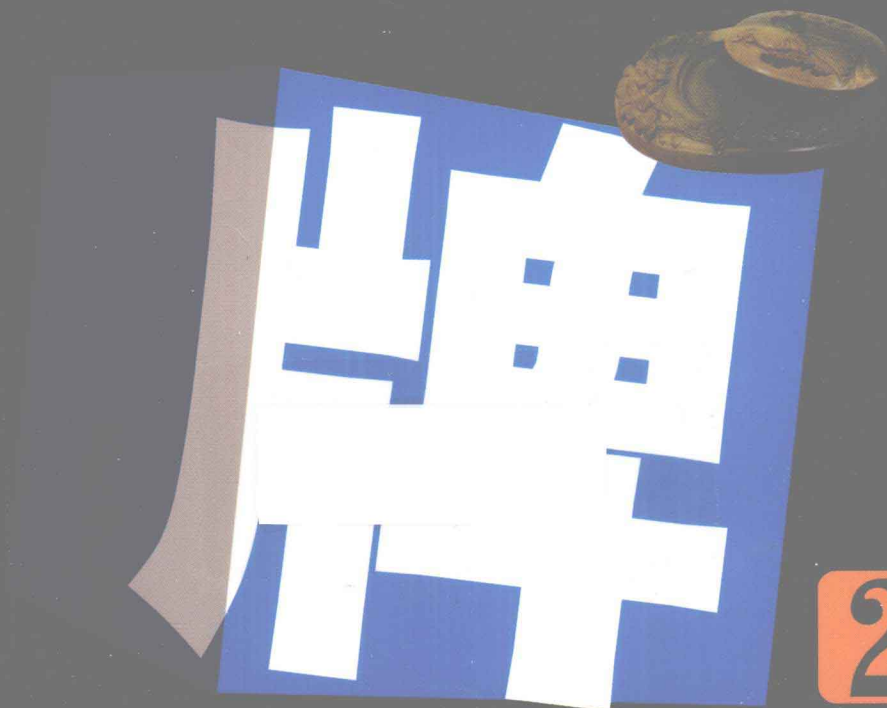




新浪人气作家亦客《出牌》之后再亮《底牌》
《二号首长》作者 黄晓阳 倾力推荐



2

底牌 2

亦客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牌2 / 亦客著. —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08-5358-9

I. ①底…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5433号

底牌2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陆文洋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8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底 牌²

001	第 一 章	心惊肉跳
012	第 二 章	生死难料
029	第 三 章	举起手来
041	第 四 章	兵分两路
053	第 五 章	是人非神
065	第 六 章	前者后者
079	第 七 章	印象小猪
092	第 八 章	我还活着
104	第 九 章	初识小猪
115	第 十 章	不谋而合
126	第 十 一 章	说不清楚
138	第 十 二 章	将军伍德
150	第 十 三 章	饥渴难耐
162	第 十 四 章	呼吸急促
174	第 十 五 章	暂时平息

183	第十六章	有些矫情
195	第十七章	为你争光
206	第十八章	吓死我了
220	第十九章	呼吸停止
233	第二十章	为何意外
247	第二十一章	眼睛亮了
262	第二十二章	疼得厉害
275	第二十三章	得意大笑
287	第二十四章	预料之中
301	第二十五章	落实指示
316	第二十六章	隐隐不安
328	第二十七章	一个熟人
340	第二十八章	心神不定
353	第二十九章	专门等你
365	第三十章	奇妙感觉

我的心里猛地一惊，这是李顺的脚，他一定是对我不放心，来监视我了。

我冒出一身冷汗，若李顺早来几秒钟，就有可能听见我打电话的内容。

“什么？要到缅甸，去那里干什么？”电话里传来秋桐吃惊的声音。

这个时候，我自然不能再说了，急忙将电话挂断。

那双脚一直在隔断门口处站着，一动不动。我的心里很紧张。

刚挂断电话不到几秒钟，秋桐的电话打过来了，铃声此时听起来让我心惊肉跳。

我迅速想了下，按了接听键，上来就说：“秋总，您好！有事吗？”

“刚才你电话掉线了是不是？”电话里秋桐急火火地说，“快告诉我，你们到缅甸去干吗？”

“对不起，秋总，我不能告诉你我和李老板在哪里，更不能说我们要去哪里……”我镇静地放开嗓门说，“我现在吃的是李老板的饭，我必须要忠于李老板，绝对服从李老板，我们内部都是有纪律的，我必须要服从，不然，我对不住李老板对我的厚爱。”

“啊——你说什么？”秋桐在电话那端似乎一愣，接着迅速反应过来，说：“是不是你现在说话不方便？”

“嗯，秋总，你知道就好，明白就好！”我说，“我给你做下属的时候，自然是要服从你的，但是，现在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下属了。其实，你有事可以直接找李老板。”

“哦，我明白了，好的，谢谢你，易克，你要注意保护自己，注意安全，挂了！”说完，秋桐急促地挂了电话。

“哎——秋总，你别生气，也别骂我，我可实在担当不起，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也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不然，李老板知道了，会生气的。其实，我和李老板一直都在忙正经生意，李老板每天都在奔波忙碌着见客户商谈业务，很辛劳的。”我边装模作样地自言自语，边迅速把拨出电话记录里秋桐的电话号码删除。

做完这些，我又无声地蹲在那里，看着门外那双老汉布鞋发呆。

少顷，我站起来，开始放水，接着就看见那双老汉布鞋迅速消失了。

我打开门，看不到李顺的踪影。

长出了一口气，我洗洗手，然后出了卫生间，看到李顺正坐在那里看地图。

李顺动作也够快的。

见我过来，李顺抬头看了看我：“肚子好了？”

“嗯，好了！”我点点头，坐在李顺旁边，欲言又止。

“怎么了？你想说什么？说吧，少婆婆妈妈的！”李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嗯，是这样，李老板，”我咳嗽了一声，然后又犹豫了下，吞吞吐吐地说，“我想，有个事情我必须得跟你汇报一下！”

“哦？什么事这么重要，还必须得汇报！”李顺看着我，“说——”

“这个……刚才，刚才秋总给我打电话了。”我开口说了。

我已经够能装了，没想到李顺比我还装，听我这么一说，李顺立刻就假装紧张地看着我说：“她打电话找你干吗？有事怎么不给我打呢？”

“她找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问我和你在哪里。我没有告诉她，她在电话里生气了，骂了我一顿。”我做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事，我想得先和你汇报一下，不然，以后秋总要是在你面前说什么……”

“哦，是这事啊，”李顺佯装略有所悟地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这事你给我汇报得很好，很及时，你做得很对。你放心，没事的，她不会在我面前告你黑状、给你小鞋穿的，秋桐这人我知道，别的我不敢夸口，人品没得说！”

我如释重负：“谢谢李老板！”

我之所以一回来就要和李顺谈这事，不仅仅是为了打消李顺对我的怀疑，还是要为秋桐解决困难。此刻，秋桐一定已经猜到刚才我接电话的时候李顺在我旁边，而且，李顺有可能已经怀疑我了，同时她也可能会想到，如果她立马打过电话来找

李顺，极有可能会把我暴露，依照秋桐的聪明，为了保护我，她就不会主动给李顺打电话。但是，如此一来，我给秋桐打的电话就白打了，李顺和我很快就要起飞了。因此，我在从卫生间到李顺这里的几步路上，就迅速盘算好了，我要让李顺主动给秋桐打电话。

果然，李顺接着说：“既然她打电话找你问我的行踪了，看来，我得争取个主动，坦白从宽。”

说着，李顺就摸起电话打给了秋桐，很快就接通了：“喂——秋桐，是我！”

李顺的声音依旧是那么霸气。

我坐在椅子上，竖起耳朵听李顺说话。

“我出来这些日子太忙了，一直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汇报。”李顺大大咧咧地说，“我现在在杭州机场，和易克准备飞抵昆明……去昆明干吗？自然是正事，目的地不是那里，是腾冲，然后直接去缅甸迈扎央，准备收购玉石。”李顺一本正经地说着，主动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

我一听，晕了，李顺原来是要去缅甸收购玉石的，缅甸的玉石可是很出名的。

“我为什么这么主动交代目的地？你说呢，还不是想替你省省力气，不用去找人给我的手机定位查找我。这种事，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李顺嘲讽地说。

我继续听着。

“废话，我当然说的是真的！我的话你不信你去信谁的？必须信！”李顺霸道地说，“等我回来，送你一个大大的蓝宝石，你保证开心，行了吧？没事少盯着我不放，烦不烦？”

不知电话里秋桐说了句什么，李顺接着说：“对了，你现在复职了没有？”

我抬眼看了下李顺，看到他的表情竟然有一丝紧张，认真听着电话，接着就变得轻松起来，瞬间又做生气状：“我就知道你不听我的话，非要干这个破经理，行，你犟，我更犟，你不辞职回家，咱们就不结婚，咱们就犟下去，看谁撑得住！我就不信还就治不了你了。”

说完，李顺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随即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愉悦起来。

李顺的表情变化让我无法理解，当然，此刻的我，是不可能理解的。

我不知道李顺告诉秋桐的话秋桐是否相信，但是，我此刻却不禁对之前判断李顺要去赌博或者贩毒的想法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李顺弄不好真的是去缅甸收购玉石的。

很快，我和李顺登机，飞机准时起飞，3个多小时后，降落在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接着，很快就转机飞往腾冲。

下午4点多，飞机到达腾冲驼峰机场上空，开始降落。

透过飞机的窗户，我俯瞰着久违的腾冲大地，那云贵高原边缘黛色的群山，那亚热带迷人的绿色地域，心中不由得有些感慨：生我养我的腾冲，我又回来了。

驼峰机场是一个山顶机场，属于县城支线机场，很小，小到只能同时停放3架飞机，跑道也很短，但却因为驼峰航线而名声远播。

下飞机后，我和李顺打车进了市区，李顺早已经安排人订好了酒店，四星级的空港观光酒店。这在腾冲算是最高级的酒店了。我在腾冲的时候，不曾进去，只远远观望过。

我和李顺住在一个豪华套间，李顺住里间，我住外间。我对这个安排有些意外，不知李顺何意。

收拾完毕后，李顺坐在外间的沙发上，点着一支烟，跷着二郎腿，得瑟着，对我说：“先住下，等我的联系人来了再决定什么时候走！”

我点点头：“李老板，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要不要我带你出去转转玩玩，欣赏下亚热带的秀丽风光，浏览一下这里的民族风情，品尝一下这里的特色小吃？”

李顺冲我笑了下：“这是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呵呵！我累了，不出去了，就在房间里待着吧。”

我刚要说自己出去转转，李顺接着说：“你也不要出去了，在这里陪着我！”

我什么都不能说了，就坐下，和李顺一起抽烟、喝茶、看电视。

一会儿，李顺向我伸出手：“易克，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不知李顺什么用意，把手机递给了李顺。

李顺顺手就将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打个哈哈：“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现在开始，你的手机就放在我这里由我保管，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准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你没意见吧？”

我靠，李顺说这话简直就是要无赖，强制性地把我的手机没收，明显就是在防备我。

我当然不能说什么，点点头：“一切听李老板的！”

此时，我突然又对李顺去缅甸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如果真是购买玉石，还用得着如此诡秘吗？难道是……

这样想着，我的心里不由又紧张起来，我不知道秋桐是否真的会相信李顺的话，不知道李顺如果真的作恶的话，能否有人能阻止他。李顺自己作死不要紧，别把我也搭进去，贩毒那可是死罪，我还没活够呢！我打定主意，如果李顺要是真的贩毒，我就采取武力制止他，也不管他是什么老板了！这样想着，我的心逐渐安定下来，决定见机行事。

“嗯，那就好！”听完我的话，李顺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就歪着脑袋看着我，审视了半天，不说话。

我被李顺看得浑身不自在，却又不好说什么。

我这时心里突然又紧张起来，手机在李顺手里，而且李顺没有关机，假如秋桐在这期间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那岂不是糟糕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惴惴不安起来，脑子里开始快速寻找对策。

这时，突然，李顺冷不丁冒出一句：“易克，你是在上大学期间练就这身功夫的？”

我浑身一震，李顺知道我的底细了？

我猜不透李顺是在试探我，还是真的摸透了我的底细，仓促之间迅速应对，做迷惑状看着李顺：“李老板，什么上大学？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我中学开始习武的，上的是腾冲武校，一直读到高中，然后就开始打工了。”

“哈哈……”李顺突然大笑起来，笑得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等李顺笑够了，李顺伸手点点我：“小子，少给我装蒜，你以为我这两天在杭州是白待的？你小子是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还是校武术队的队长，参加全国大学生武术散打比赛还得过名次，这些我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你在我面前给我装傻充愣，还嫩着呢……”

我有些紧张地看着李顺，不说话。

李顺看着我的神态，自得地笑了，伸手拍拍我的肩膀：“别紧张，兄弟，我对你是没有坏心眼的，我只是对你的身份很好奇，我总觉得虽然你有一身好功夫，但是，你看起来却不像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那类粗人，也是巧了，我在杭州，正好要到浙江大学去找个人，等人时在校园的宣传橱窗里看到校武术队的宣传图片，一眼就从一张获奖的照片中看到了你，这才知道，原来你小子是浙江大学的高材生，还是学经济管理的。”

原来如此，我松了口气，这么说，李顺只知道这些，我在宁州的情况他是不知

道的了。

我冲李顺点点头：“对不起，李老板，我的过去，我没有告诉你，因为……”

我的话还没说完，李顺就冲我摆摆手：“哎——兄弟，不用解释，我不是责怪你的，我只是好奇，你有满腹的学问和浑身的本领，怎么会沦落到报纸打杂儿的地步，还心甘情愿跟着我打打杀杀，这其中，定有什么隐情吧。”

我沉默地看着李顺，没有说话。

李顺看了我半天，一会儿挥了下手：“罢了，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逼你……不过，我猜，你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定不是现在这么落魄，你小子肯定风光过，但是，或许你是在社会上得罪了什么人，比如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黑道，被追杀，所以你才远离宁州，避走他乡，隐居起来。嗯，对，一定是这个原因，你说，是不是？”

李顺自信地看着我。

按照李顺的思维，他也就只能这么猜测了。我听着他“睿智的”分析，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却仍然是沉默不语。

“不说话就等于是默认，我猜对了，是不是？”李顺得意地晃着脑袋，接着又拍拍我的肩膀，用同情和安慰的口吻说，“兄弟，你放心，跟着我干，你谁都不用怕，不管天大的事，哥为你撑着，别说小小的宁州，就是整个浙江，也没人敢拿你怎么样，这里道上的人，都是胆小鬼。还有，你放心，你的真实身份，我保证对谁也不说，你就安心跟着我干好了。”

我抬起头，假装感激地看着李顺：“谢谢李老板的理解关心和爱护。我想说，不管我以前是什么身份，不管我曾经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学历代表不了什么，我现在是李老板的贴身保镖和私人助理，我要尽心尽责干好李老板吩咐我的事情！”

“嗯，好，你这话我爱听，我对你一直还是很信任的。”李顺赞赏地看着我，又说，“你是个人才，是我集团里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后，我要好好重用你，我看，你不能仅仅只做个保镖，这也太浪费人才了。为政之道在于用人，为商之道在于用人，我这个黑白之道，同样也要学会用人。你今后完全还可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我要降大任于你，你学的是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管理，你一定很在行的，我不能埋没人才。”

此时，我的心思又晃悠到被李顺保管的手机那里，一直担心秋桐来电话或者短信我该怎么办，心不在焉地听着李顺的话，并没有想到李顺下一步会让我去做经营

管理工作，我只觉得他有些信口开河，在我面前显摆着自己。

“好了，不说了，咱们下楼吃饭去！”李顺站起来，伸出胳膊要揽我的肩膀，我借着起身的动作，顺便借势闪了过去，然后和李顺一起下楼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仍然惦记着手机，心事很重，不免有些心神不定。

李顺看了看我，笑了：“兄弟，这事你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不要当成心事，我李顺说话向来一言九鼎，我说替你保密，就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和我在一起，没有任何人敢动你。哎——不过，我就奇怪了，你一身武艺，怎么会害怕黑道的追杀呢？”

我苦笑一下，没说话。

“嗯，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会功夫也不是万能的，来上一枪，再高的武功也被废了。”李顺点点头，继续说，“不过，兄弟，这事其实我知道了也未必是坏事，不然，我以后怎么重用你，你怎么能有赚更多钱的机会呢？哈哈……”

刚说完这话，李顺口袋里的手机就响起了信息提示音，不是李顺的手机，是我的。

我的心一紧，我的神啊，千万不要是秋桐给我发的短信啊！

我神情紧张地看着李顺的口袋。

李顺看了看我的神情，伸手掏出手机，看了下，说：“你有个短信息，保密不？我能看不？”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李顺已经自顾按按键打开了短信，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顺的表情。

李顺突然扭头看着我，眉头一皱，眼睛一张，我的心一缩一紧一颤，直直地看着李顺的眼睛和嘴巴。

“易克，你家里还有个叫海珠的妹妹？”李顺发话了。

我的心顿时落下了，不是秋桐来的短信，是海珠的。

我轻松下来，说：“家里没有妹妹，我是独子！”

“我也记得你是独子，可是，这个短信……我念你听听啊：哥，在干吗？方便通电话吗？——海珠。”李顺念完，看着我。

我说：“哦，海珠是，是我一个同学的妹妹。”

“哦，哈哈。那就是情妹妹了。”李顺哈哈笑起来，把手机递给我，“怪不得你小

子从来不玩女人，原来早就有心上人了，行，不错，重情重义，是个男人，比我强。呸——给你这情妹妹回电话吧！”

我从心里感谢海珠给我来的这个短信，在这短暂的瞬间，我已经想好了告知秋桐的办法。我接过手机，马上就给海珠拨了过去，很快就接通了，里面传来海珠的声音：“哥——你好啦，我刚吃过饭，你吃了没有？”

我看了一眼坐在我对过的李顺，对着电话说：“阿珠，我刚吃过，你还好吗？”

“好啊，嘻嘻……你呢？”海珠说。

此时，我决定开始实施我的计划，于是换了一副腔调对海珠说：“我也很好，就是很想你，昨晚做梦还梦到你了呢。”我的声音听起来自己都觉得肉麻。

李顺坐在那里，皱了皱眉头。

“啊——真的，哥，你真的想我了啊，我也很想你呢。”海珠的声音听起来意外而又惊喜，“昨晚我也梦见你了啊，梦见你拉着我的手带我在星海的海边散步捡贝壳呢。”

“是啊，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好想……”我像换了一个人，继续酸酸地说，“阿珠，分别几日，我感觉如隔三秋啊，好想把你抱在怀里，抚摸着你的身体，深深地吻你。”

“啊——哥，你——”海珠似乎被我突如其来的表白惊呆了，一时语塞。

这时，我看到李顺眼里露出极度厌恶的表情，鄙夷地看了我一眼，站起来，转身就走到餐厅角落的水果供应处，似乎想吃点水果压制一下内心的反感，他一定是被我出格的表现恶心到了。

看到李顺走开，我突然用嘴巴捂住话筒，声音急促地说：“阿珠，别说话，听我说话——”

“啊——”海珠又是一个意外的声音，随即说：“哦……”

“别问什么原因，我和你说个事，你马上去办，要快，马上——我告诉你一个号码，找笔记下来——”我压低嗓门继续急促地说。

“哥，你说，不用笔，我脑子就能记住！”海珠觉察到了我的异常。

“1380657****，这个人叫秋桐，你马上给她打电话，只告诉她一句话，就说是我说的，内容是：千万不要给易克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就说这一句，别的不要多说，也不要和她多交谈，然后挂了就行。”我继续压低嗓门说，边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李顺。

“好的，哥，我记住了！”海珠很机敏，不再多说，立刻就挂了电话。

然后，我放下手机，继续吃饭。

这时，李顺端着水果过来，坐下，边吃水果边对我说：“喂，易克，看不出啊，平时看起来像个正人君子大男人，这和女人打起电话来怎么这么酸？呸——我听了都觉得恶心，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亲耳所闻，打死我也不相信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在床上亲热，讲出的话也不过如此吧……我看你就是个闷骚型的——”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惭愧地笑笑。

“这么快就打完了？不多黏糊黏糊了？”李顺看着桌子上的手机说。

“没，刚才掉线了，我等她打过来——”我说。

“哦，那你给她打啊，还等什么？”李顺说。

“打了，占线过不去！”我刚说完这话，手机响了，是海珠打过来的。

“呸——你的情妹妹给你打过来了，接吧，别给我整酸的，你让我吃完这个水果好不好？”李顺指指手机。

我又是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然后拿起手机接听，将手机听筒紧紧贴近耳朵。

“阿珠，是我——”我正经地说着。

李顺坐在对过，点点头：“嗯，这还差不多！”

“哥，办妥了，一切顺利。”海珠的声音不大，“那女的声音还很好听啊，很悦耳。按你说的，我说完那句话就挂了，没和她多聊。”

“呵呵，好的，你工作了一天，也很劳累了，休息会儿吧……”我说。

“哥，我不知道你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那边讲话不方便，感觉出来了。”海珠说，“不过，我不会问你的，反正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了，哥，现在不方便聊，以后我也不给你打电话发短信，你方便的时候和我联系好了。”

“不用，阿珠，你可以的，呵呵。”我说。

“哦，那就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时候我都会有数的。”海珠说，“哥——你一定要保重自己，注意安全，别让我担心。”

“好的，阿珠，再见！”我说。

打完电话，我把手机递给了李顺，李顺拿过去看了看，说：“哎——这是宁州的号码，原来你小子在宁州有个叫阿珠的小情人啊。”

我笑笑，没有说话，低头继续吃饭。

办完这事，我安心了，放心大口吃起饭来。

吃过饭，李顺提出要逛逛腾冲的夜景，我当导游，带他在城区繁华的夜市逛了一圈，然后回到酒店，坐在外间看电视。

李顺看得很不稳当，不时到里间去打电话，每次都把房门关得紧紧的，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一直到了10点，李顺打个哈欠，站起来伸伸懒腰：“睡觉——”

说完，李顺走进了里间，但是没有关房门。

今晚，我自然是不能上网找浮生若梦的，只能老老实实睡觉了。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牵挂着云朵，又牵挂着秋桐。一会儿，又想起了李顺说的关于知道我底细的话，我不知道李顺的话有几分可信，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他知道了我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至于别的他还知道多少，我不得而知。

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却做起了噩梦，梦见我跟着李顺贩毒被公安追捕抓获，被押上了刑场……

我一个激灵被吓醒了，睁开眼，却看见床前站着一个黑乎乎的身影。

我又吓了一跳，猛地坐起来，同时打开床头灯，李顺正穿着睡衣站在我床前。

李顺被我的动作和开灯吓了一跳，浑身一个哆嗦。

我重重地呼了一口气，说：“李老板，是你啊。我吓了一跳！你——”

李顺显得神情有些慌乱，忙掩饰说：“没事，你睡吧，我半夜烟瘾犯了，出来找烟抽的。”说着，李顺摸起我床头柜的烟，急忙进了里间。

我怔怔地靠在床头，又关了灯，却好久没有睡着……

第二天，起床后，我和李顺吃了早饭，仍旧坐在房间看电视，他不出去，我自然也不能出去，虽然我很想出去看看留下我童年和少年记忆的腾冲古城。

一直看到快接近中午，我的电话又响了，李顺摸出来看了看，递给我：“呸——你那小妹又来找你这哥哥了。”

我忙接过来接听，李顺站起来去了卫生间。

“阿珠，是我——”我说，边用眼睛瞄着卫生间门口。

“哥，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事，我给你说啊，那个秋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方便的时候告诉你几句话。”阿珠的声音低低地。

“嗯，你说！”

“她让我转告你，说她一切都很顺利，说医院里的病人也很好，让你不必挂念。”

海珠说。

“哦，好的，知道了！”我说。

“那，哥——那我没事了。那我挂了？”海珠说。

“好的，再见！”我说完挂了电话，心里感到了一丝安定。

我同时知道，海珠现在一定很疑惑好奇秋桐和我的关系，但是，此刻，她不方便多说，自然也就不会问。

刚挂了电话，我听到卫生间传来冲水的声音，接着，李顺出来了。

“李老板，我们出去吃饭吧？”我对李顺说，边把手机递给他。

李顺接过手机装进口袋，点点头刚要说话，突然他的电话响了，他掏出来接听，听了片刻，说：“好，这就出发，你开车到楼下等我们！”

说完，李顺挂了电话，对我说：“不吃了，这就出发，下去退房走人——”

“去哪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问完我又觉得多余，李顺不会告诉我的，说不定又要训我。

没想到李顺这次没有训我，看着我笑了下：“出国——到缅甸！”

我心里深深地吸了口气，我要跟着李顺到缅甸去了。

此去缅甸，不知前程如何，不知要干什么，不知几日回返，不知前方会不会有生死难料的血雨腥风在等着我……

下了楼，我去办理退房手续，李顺在大厅里正跟一个黑黑的中年男子交谈，办完手续后，我过来，那中年男子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冲李顺点点头：“李老板，车在门口，军绿色的那辆吉普，向导兼司机在车上等你们，好了，祝你们一路顺风，财运亨通！”

说完，中年男子和我们告辞，出了酒店。

我和李顺走出酒店，果然看到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北京 213，径直走过去，车门打开，下来一个 50 多岁的黑瘦男子，虽然看上去年龄不小了，但是那双眼睛却显得很机敏，身体看上去很结实。

李顺大摇大摆地站到他跟前，打量着他：“喂——老兄，你就是给我们带路的？”

“李老板好，我叫秦小兵，是专门负责带二位去迈扎央的。”黑瘦男子冲我们热情招呼着，殷勤地打开车门，一伸手，“二位请上车！”

“哟——一把年纪的老头了还装嫩啊，还叫秦小兵，我看你改名叫秦老兵得了。”车子开动后，坐在车后座的李顺打趣地对秦小兵说。

我坐在副驾驶位置，没有说话，侧眼打量着秦小兵。

“呵呵，李老板真会开玩笑，名字是爹娘取的，不管多老，名字是不能改的，爹娘所赐啊。”秦小兵边开车边笑着说。

我这时听出秦小兵讲话口音虽然是普通话，但是带着一股浓郁的江浙风味。